

從「小寂寞」到「大時代」



聞人悅閱對香港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當聞人悅閱寫作的時候，她便開始關注時代的聲音——有一種發掘平靜表面下驚濤駭浪的耐心，仔細觀察個人在時代中的情感和無奈，以及個人與時代的關係。「我們這個時代還在進行當中，一切還沒有定論。」而當她從歷史的節點切入，卻發現以前所關心的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答案。於是，醞釀20年的84萬字小說《琥珀》出世，她也跳出了「小寂寞」、「小惆悵」的圈子，成為了一個書寫「大時代」的人。

文、攝：嘉言

談起聞人悅閱，總繞不開她的名字。「聞人」是浙江地區的複姓，「悅閱」則是父母冀望女兒喜愛閱讀，而她也正如其名般對閱讀由衷熱愛。「看書看得入了迷，難免技癢，躍躍欲試，就變成了寫書的人。」寫作是她童年時代的第一個夢想，在理想交互相替的成長歲月中保存了下來，無論處於何種狀態，坐下提筆便能開始寫。內地出生，紐約求學，香港定居，她輾轉三地，對生活了十幾年的香港也有着特別的感情：「香港是包容性的國際化都市，我在寫《琥珀》的時候，很多的資料調查都是在香港完成的，書中也有一些關於香港的片段，這是很難得的。我感謝這個城市，支持我這些年的創作，這也是一種緣分。」

是傳奇也是好看的故事

2018年歲末，聞人悅閱交出84萬字的大河小說《琥珀》，以諜報為題材，以1920年代為開端，從蒙疆到歐陸，自上海到紐約，從二戰到國共內戰，自美蘇冷戰到商場雲湧，交織出歷經百年的磅礴巨構。「《琥珀》是我自己對寫作生涯的一個交代，對個人來說，書寫已經是一種必須，文字記錄是一種責任。就像在自序中提到的，有文字陪伴，歷史才不孤單。《琥珀》的架構比較宏大，在時間上跨越了一個多世紀，空間的詮釋是用一種全球視野的角度，把中國放在世界之中來寫。」

《琥珀》在進入寫作狀態之前，產生於她大學時代的偶然經歷。「我當時在紐約唸書，那是個充滿傳奇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我在大都會博物館參觀，那一天風很大，天氣陰沉沉的，有小販在叫賣：『琥珀要不要？』於是，『琥珀』這個意象就跳出來了。我想寫一個在紐約的中國人的傳奇故事，那時就有了莫小嫻這個名字，也構想了一群在她身邊可以延續傳奇的年輕人。」當時她就已經開始醞釀這個故事，它既要是個傳奇，也要是一個好看的故事。

隨着人慢慢成長，她看了很多史料，走訪了不同地方，拓開視野，同時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觀，梳理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之後，想到可以用二戰消失的琥珀屋來作為引子。這個故事終於在真實歷史中找到了切入點，逐漸豐滿，最終水到渠成。這個過程，醞釀了20年，而這種完整，離不開她廣泛的閱讀，包括港大圖書館，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，都是《琥珀》的資料來源。

如橋樑般存在的角色

《琥珀》開端講述杜老太杜元(即莫小嫻)在紐約過世，杜琥珀作為杜家唯一的孫女，繼承了

杜老太的龐大商業帝國和複雜人脈，而流傳在杜家的那個關於琥珀屋的離奇傳說，令塵封往事慢慢浮出水面……在聞人悅閱看來，《琥珀》中的莫小嫻是橋樑般的人物，雖然是虛構的，但絕對有機會在歷史中真實地存在過。莫小嫻像武俠書中的少女，具有極佳的天賦，每個遇到的人都有「武林秘籍」想要傳授給她，只是這「秘籍」是知識和思想，或許要比武功有得趣得多。同樣，大家也將心中朦朧的希望灌輸到她身上，如同種下一顆種子，期待未來成長為參天大樹。「莫小嫻後來達成這樣的成就，也與少年時期的經歷密不可分。她的人生有着合理性，不會像玄幻故事，經歷了這麼多的歷史事件，莫小嫻都沒有死，這也反映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着美好的願望——當看到時代往崩壞的方向走時，總希望有這樣一個橋樑般的人物出現，來解決問題。」

但她也同時提到，在寫作中，角色並不是一成不變的。這些角色，在寫的時候是屬於她的，但寫完之後她就不再擁有，而是將其交給了讀者。「當故事寫完，角色還在活下去。我進入故事很深，寫得很興奮，故事中的角色彷彿身邊的朋友。每個人都在不斷往前走，當明白了這個過程，心會變得平靜下來。自己可以選擇，將人生過成什麼樣子。」她認真地說。

小與大的互相影響

聞人悅閱是紐約Cooper Union大學電機工程學士，紐約大學商學院金融碩士。她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首獎，出版有小說集《太平盛世》、《黃小艾》、《掘金紀》、《小寂寞》；童話《小中尉》、《小仙》；散文集《紐約本色》、《小惆悵》。長篇小說《掘金紀》獲選《亞洲週刊》年度全球十大華文小說。她過往的許多作品中都有一個「小」字，「小」並不代表格局小，而是有種微帶自珍的意味，「用『小』這個詞也許是自謙，舉重若輕而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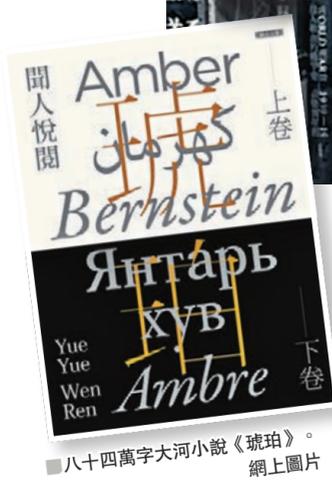
但《琥珀》卻是書寫大時代的故事，她其實之前的書寫也一直在關注時代的聲音，大多與自己的時代比較接近，這種關心的結果只有一種可能，就是把眼光放得更遠，看到更早的時代，從而會發現一切都是有關聯的，而且歷史也在一種不斷的重複當中。「小與大，是一種遠近的區別，而不分主次，它們是互相影響的。離你我比較近的時代，近在眼前，可以近到看清生活起居的細節，所以顯得小；看更早的歷史，因為已經有了一個全知的角度，所以顯得宏大。個人是被小和大同時影響着的。時代無論大小，還是要向前走，《琥珀》也寫了年輕的一代，其實對新世代要多包容才会有希望。」她說。

聞人悅閱《琥珀》



傾聽時代聲音

聞人悅閱如其名般熱愛閱讀。主辦方供图



八十四萬字大河小說《琥珀》。網上圖片



聞人悅閱與梁文道對談《琥珀》。18/7/2019

男高音郝幸娃 不忘初心再挑戰

從嗓音條件不被看好的普通孩子，到成為被「音樂之神」眷顧的「中國新十大男高音」，郝幸娃的音樂之路從不是坦途。他二十年如一日堅持技巧訓練磨礪「人聲樂器」，不忘初心堅持歌劇這門「正功」，在挑戰新角色的過程中有所感悟，「我們首先傳遞的是情感和人性，其次才是聲音和技術。」

郝幸娃日前受香港歌劇院藝術總監莫華倫邀請，將於本月24及25日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歌劇《丑角》，這也是他首次在港演出。「我去年曾來港為一項國際性音樂比



郝幸娃在央視的音樂會中演唱。

賽做頒獎嘉賓，我喜歡香港，這裡的生活節奏快且品質高。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，經常有知名樂團和劇團的演出，觀眾對古典音樂的欣賞水平很高。」他說。

期待挑戰新角色

意大利現實主義歌劇《丑角》通常與《鄉村騎士》共同演出，《丑角》是根據一宗十九世紀末意大利發生的謀殺案改編而成。主角卡尼奧為戲班班主，妻子妮達背着丈夫與年輕的西爾維奧偷情。生怕東窗事發，妮達欲與西爾維奧斷交。同時戲班小丑東尼奧亦傾慕妮達並向她表白，可惜遭拒絕。東尼奧一心報復妮達，便轉向卡尼奧告發妮達偷情之事。怒火中燒的卡尼奧於台上表演時追問妮達並於眾目睽睽下手刃妻子。郝幸娃首次出演卡尼奧一角，強烈的戲劇衝突要求男高音的聲音富有張力，甚或在台上歇斯底里，這對作為「抒情男高音」的他具有一定的挑戰。出演新角色，無論是演戲還是和樂都需要時間去慢慢磨合，他已提前十幾日到港排練，全力以赴投入演出。

身為中央電視台評選出的「中國新十大男高音」，他曾多次參加中央電視台《民歌中國》、《天天把歌唱》、《四季音樂會》、《合唱春晚》、《新民歌演唱會》等節目。同樣，作為「中國文聯」的志願者，他也曾去過全國各地慰問演出，6月剛為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在澳門獻唱，本月底還將赴廣州參與中國國際青年藝術周的開幕音樂會。

工作行程以音樂會為主，再穿插着幾場歌劇演出。他坦承，演歌劇尤為辛苦，飛去歐美演出時甚至來不及倒時差便要投入排練，「每天都要練習兩個小時的基本功，學譜子的時間另計，要遵守嚴苛的生活作息，要戒口，要鍛煉身體……」生活少了些樂趣，憑藉一腔熱愛來支撐，因為「歌劇是對年輕演員最好的鍛煉」，「雖然男高音也上音樂會、上電視，但我們的『正功』是歌劇，放鬆歌劇的演出對我們是不利的。若是年輕演員只上綜藝節目而不練基本功，這個行業就廢掉了。」

磨礪嗓音二十年

郝幸娃現擔任美國紐約Premiere Opera歌劇公司副總裁、香港國際音樂交流促進會副會長、歐洲Global Bel Canto Art藝術家，世界著名青年藝術家計劃GeorgeSolti成員。他是美國紐約國際聲樂大賽唯一亞洲評委，第五屆蝴蝶夫人國際聲樂大賽金獎獲得者，莫扎特國際聲樂大賽最高提名獎，世界頂級歌劇計劃舊金山歌劇院Merola program簽約歌唱家，曾主演過《蒂托的仁慈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賈尼·斯基基》、《燕子》、《拉·卡里斯多》、《藍色之旅》、《波西米亞人》等多部歌劇。



郝幸娃與普拉西多·多明戈合影。

他出身於音樂世家，卻從小被父親認為不具備成為歌唱家的嗓音條件，臨高考前一年才成為了父親的學生接受聲樂培訓，並以專業第一的分數被中央音樂學院歌劇系錄取，師從王憲林與彭康亮教授，2006年畢業時再以亞洲第一的成績被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歌劇系錄取，再進入英國國家歌劇中心，成為該機構的首名中國人。在漂亮的履歷背後，是他二十年如一日堅持技巧訓練磨礪嗓音，在改造「人聲樂器」上花了很大的工夫。他由此建議熱愛歌劇的年輕演員要「不怕吃苦，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咬牙堅持下去」。現時將歌劇演出重心放在國外的他坦言，



郝幸娃被央視評選為「中國新十大男高音」。

無論在體力還是發音方面，中國人唱歌劇都毫無優勢，「人生就是這樣，每個行業都有頭痛之處，很多困難擺在眼前，一山又一嶺總要努力翻過去。就如現在，香港有些年輕人的價值觀和我們起了衝突，社會矛盾需要我們想辦法去修補，一味灰心是沒有用的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